

人生没有回头路

前些天,在女友家看到一些旧照,我仔细端详却没辨认出是谁,她指着自己洋洋得意地说:“当然是本小姐啊!”我哑然失笑,她却晃着脑袋说:“是不是特不像我呀?”的确,照片中是一个身着洁白连衣裙,身披乌黑长发,十分清秀温婉的女子,而身边的她是一个齐耳短发,身材微胖,风风火火的家庭主妇,和照片中判若两人。

只见她拍了拍身上的赘肉,叹道:“岁月不饶人啊!我那时体重90斤,现在净增30斤啦!天天工作家庭两头忙,哪有精力■伤自己,有时想想还真是烦透了。”说着,她又莞尔一笑:“不过人生是没有回头路啦!只要十年前我曾经年轻过,漂亮过,足矣!”

回家后,我把早已束之高阁的相册拿出来翻看,也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的改变,皮肤已不再紧实光洁,就连神情都不再无忧无虑,可见岁月对我们的侵蚀是残忍而悄无声息的。想想已过而立的我,为人妻,为人母,日日为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忙碌不堪,时常为教子费心劳神,怎能不老呢?

记得那天,因为儿子写作业马虎却屡教不改,我一气之下把房门紧闭,再也不想管他了。百无聊赖之际,我拿起手机给女友发了条抱怨信

息,她很快回复:“孩子的教育是没有回头路的。千万别跟自己赌气,别跟孩子置气,该管还是要管的,谁让你是他妈呢!”我正欲向她宣泄我此刻的愤怒时,她又飞来一条短信:“我们天天让孩子学这学那,可是孩子哪里懂我们的苦心啊!淘气、任性、撒泼,我也想甩手不管,但事后想想无论十年后孩子是否成才并不重要,只要在他接受教育的年纪得到了应有的教育,别人有的他也没有,孩子就没什么埋怨的,我们也没什么遗憾的。”

女友的字字句句敲在我的心上,我突然明白女友为孩子为家庭忘我付出的真正缘由了。我和女友的结识缘于孩子,每次放学接孩子时,别的家长早早等候在校外,唯有她总是最后一刻风驰电掣般赶到,加之她时常因孩子捣乱而被老师留下来问话,所以我很自然地记住了她。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她的旧照,我怎能想到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普通母亲,十年前也曾风姿绰约,可是如今生活已经把她的精致的工艺品打磨成一个普通的瓷碗了。

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同事,她优雅端庄,颇具情趣,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,最让人羡慕的是她有一个活泼开朗、多才多艺的女儿。一次,去她家做客,女儿正端坐在钢琴

旁弹奏,黑白分明的琴键在她灵动的指尖跌宕起伏,曼妙的乐声如行云流水缓缓流淌。同事说:“女儿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,我咬咬牙借钱买了这架钢琴。”后来我才知道十年前她老公下岗,女儿年幼,父母多病,全家就靠她一个人的工资过活,生活特别困苦。要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1万多元的钢琴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件多么贵重的物品啊!我实在佩服她的远见和胆识,没等我张口,她又接着说:“钱可以再挣,可是孩子的教育一天也不能耽误啊!”一晃数年,当年的场景都已淡忘,唯有这句话竟让我铭记至今。

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,才会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也许就像他们说的那样:孩子的教育是不能懈怠的,假如没有今天的执著付出,又怎能奢望明天收获到成熟的果实呢?人生亦如此,指缝太宽,时间太瘦,几十年的光阴匆匆如流水,不可逆行。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老了,倦了,坐在暖阳下回忆时,才发现那些尘封往事似幻似真,有悲有喜,有爱有恨,酸酸甜甜中消磨了青春,那曾经有过的希望与失望,等待与踌躇、欢欣与愤懑,坚定与纠结……注定是我们遍尝遍尝的真实人生。



突然间喜欢起冬天,喜欢纷纷扬扬的雪,喜欢留在心底的那片洁白。

四季里,春天百花盛开,铺天盖地的大紫大红,赏心悦目;夏天赤日炎炎,蝉鸣如丝,绿荫下总有一片热烈;秋天硕果累累,骄人的秋色之中,多了丰收的喜悦;而只有冬天,悄悄地躲在幕后,躲在袅袅的古诗词里,如磨损的文字,写下一年的期盼。表象里,冬天到处是一片光秃秃的,萧条着,冷漠着,冰冷着。其实不然,在我的心里,冬天是古时纤纤走来的小脚女子,有温柔,有意蕴,有温暖。它永远是一幅洗尽铅华、脱去炫目色彩的水墨画,意境幽深,肃然诗意。

大自然是一位高深的画师,它把一方水墨调的不浓不淡,泼洒得淋漓尽致,简洁的线条,明快的色调,呈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。

在这样的意境里,远处凝重的大山,雾境的树影,鳞次的村庄和楼宇,都在轻纱中迷蒙着;近处的河流安静地流着,没有了波涛和浑浊,轻轻地低语,静如处子,亮如明眸。小村罩在雾里,灵巧的小鸟啄破雾幔,露出几声狗吠,小羊的叫声,还有老牛倒出的青草味;天空不再高远,低沉的云端下,雪花舞动,■ ■ ■ 娜娜,仙女般轻盈和动人;山野和大地脱去一身绿色,回归到原本的姿态,与飘洒的雪花嬉戏着,交流着,彼此把心交给对方,在积雪中开始一场热恋。

凋谢的花朵和枯黄的小草在瑞雪中打着节拍,温暖的土地下是他们的梦想,他们在厚厚的棉被下酝酿着新春的萌动;盘旋的乌鸦不再是黑色的诅咒,它是冬天的一颗黑痣,雪景里,昭示着坦诚的箴言;墙边星星点点的梅花,如四季中最温暖的铺陈,把一朵洁白、一朵粉红、一片春意开在墙头,为冬天抹上一方浓浓的淡彩,为这样的画增添了意趣。

水墨里,家家都是一幅舒雅画卷,弥漫着温情,弥漫着幸福。烛光摇曳,或围炉夜话,或温一壶老酒,或沏一杯清茶,每一个场景都是画卷里的浓淡一笔,让人回味,让人念惜。家园是童话里的境界,家是温暖的,人是平淡的,幸福的,每一家,每一人都是水墨里的墨迹,没有浓墨重彩,没有世间繁华,亦不哀叹花红落叶,不伤感岁月流逝,把生命调成浓淡相宜的本色,勾勒出一个个简简单单,蕴涵深厚的日子,这些平常的物事,在袒露一方的澄净和舒缓,在此时生命中拥有的四季显得纯洁和淡雅,那一声雪令,可是冬天最热烈的呐喊,语音里透着雪白。

庄稼也在水墨丹青里熟睡,碧绿的麦子静听着田埂边的北风,舒心地等待一场春雨和梦一起化掉。那些攀在墙头的丝瓜秧,挂在树枝上孤零零的绿叶,门边已经掉色的对联,依然守着老掉的庄园,心里思念着一藤绿色或节日的妖红,任凭窗外的寒风呼啸,雪花飘飘,也不愿把自己凋落在最后的季节里,他们畅想着,迷蒙着,在一片洁白的世界里欣然回味,那么恬静,犹如睡着了。

几只麻雀飞来,雪野里最后的几滴淡墨,滴落在雪地上,为冬天的画卷添上富有诗意的一笔,让这样的时令丰满了,传神了。

世界是美的,冬天是美的,水墨里的冬天永远的保存着,在梦里,在花开的时节里。

恋恋风尘

指手画脚的爱

黄森林

她活泼热情、风风火火;他内敛沉稳、不急不躁。从他们认识的时候起,她就扮演着“领导”的角色,一直对他指手画脚,不论什么事情,总是她拍板,他举手赞同。那时,她就对他撒娇着说要他一辈子都听她的。

婚后的日子,她好比运筹帷幄的元帅,而他就像冲锋陷阵的将军。她决策谋划的事情,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完成,还从来不以“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受”为借口推辞。在外人眼里,他是一个惧内的人,可他总是笑而不言。因为他心里清楚,那个家在她的操持下,一切都井井有条、和谐安康。她所吩咐他做的,其实都是他分内的事情,只是由于他的懒散而没有主动去做。她的指手画脚,只不过是一种亲切的提醒。所以,他平常总说:“听老婆的,有饭吃。”有了那样的心态,多年来,他们相处融洽,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争吵过,她说什么,他都照做,一切都简单而随意。妇唱夫随,也是一种生活。

时间在平静的生活中悄然前行。转眼,他们都步入知天命的年龄。有了儿媳,有了孙子,家庭幸福,温馨和美。但是,他们的性格丝毫没变。她还像年轻那样吩咐他干这干



那。有时,当着儿媳的面,也不顾及,总惹得儿媳偷偷地笑,他也只好偷偷地笑。有一次,他实在忍不住地对她说:你多少给点面子,不要当着儿媳的面对我指手画脚;要是我当着儿媳的面,对你呼来唤去,你心里啥滋味?她笑了:少拿儿媳当挡箭牌,想对我指手画脚,下辈子吧!

可是,还没有等到下辈子,他就开始对他指手画脚了。

那一段时间,他感觉到嗓子不适,开始也没有太在意,后来竟然越来越严重,呼吸困难、食物难以下咽。他这才告诉她,到医院去一检查,结果是喉癌晚期。没办法做了全喉切除手术,从喉部开一个小洞,帮助呼吸。这意味着,他的鼻子从此成了一件摆设;还意味着,他从此丧失了说话的能力。今后想要表达什么,他只能通过打手势来完成。

小伙伴光着脚板,推起自家的架子车在上面疯跑,仿佛是在开汽车。有时,两辆架子车挂在一起,推上坡顶,顺势放下,车子飞奔,快如闪电,胆子小的,都不敢坐。

乐极了真的生趣,那次车子从坡上下来,这个危险的游戏发生了危险。由于没有刹车装置,车子碰到障碍侧翻,侧翻的车子还将铁蛋的妹妹撞倒在路旁的沟渠,我们几个摔得鼻青脸肿,几乎全吓傻了,幸运的是,没有出现大的麻烦。

寒冬里往麦地里送粪,娘驾辕,我跟帮,一路小跑,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遇见上坡或进了地,立即使劲在后面往前推。倒粪时,我先抓住车后挡板,往上使劲一提,扔到旁边,再与娘合力撑住辕头,身子往下稍蹲,浑身攒劲,猛地上用力,呼的一声,车子立起来,粪土“哗啦啦”淌进地里。

渐渐长大,学着大人的模样驾辕,给家拉土。站在车把中间,两手握住长而平直的车把,肩上套上攀绳,弓腰屈腿向前使劲拉。村子东门口有段上坡路,得憋足一口气猛冲上去。从田里往家运玉米,车轮陷进泥土,我脸朝黄土背朝天,一步一个脚窝地用了全身的力气拉

手术后,他第一次通过打手势比划着让她帮自己提着吊瓶上卫生间,她听懂了,照做了。他回到病床后,坐在那里忽然有些诡秘地笑了。她问他笑什么,他让她拿来纸笔,他写道:我终于可以对你指手画脚了。她鼻子一酸,差点哭了,对他说:今后,你尽管对我指手画脚,我都听你的。

出院后回家静养的日子,她变得更温顺体贴,每天陪着他散步、晒太阳、侍弄花草、买菜等。他们之间配合的很默契,他的表达都是通过手势进行,她都能够准确地知晓他的每一个手势甚至每一个眼神的含意。别人都很好奇,问她怎么会领会他指指点点的意思。她淡淡地笑了:几十年夫妻了,凭感觉也能知道。那一段时间,她就像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女孩,不管他要什么,或者让她干什么,她都欣然接受,满足他所有的要求。

在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下,他比医生预期的死亡时间推迟了将近一年。但是癌症无情,那一天还是来了。那一天,他很平静,临走前,用一只手拉着她的手,另一只手朝她比划:指了指地,指了指她,再指指自己,最后用手指当空比划了几下,然后就盯着她。她强忍着泪水,握紧他的手,使劲地点头。他笑了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神态幸福而安详。她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。

儿子问她,父亲的遗言是什么。她擦干泪水,平静地说:他让我下辈子还要对他指手画脚。

着,有时候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,也拉不动。娘过来在后面推,车子艰难地在土地上行进。

我拉架子车拉怕了,白天忙活一天,晚上躺在炕上腰酸腿疼,不能动弹。后来到城里谋生,很少拉架子车,而娘拉架子车一直到拉不动的70多岁。现在家乡的架子车派不上大的用场了,像它的前辈独轮车一样,慢慢退出历史。

娘的架子车现在还靠在前屋的墙上,没人使唤,车轮的钢圈锈迹斑斑,车厢结满蜘蛛网,但还是舍不得送人,一直放着。每次回乡,看见那辆蒙上了厚厚尘土的架子车,我总要摸一摸。抚去尘土的车把,光滑玉润,有娘淡淡的汗香和暖暖的体温。



咱爸咱妈

娘的“专车”

马科平

我小的时候,爹在外地,家里的农活家务,全靠娘打理。看着娘累死累活的样子,爹买回轮胎、车轴、竹板,伐倒一棵槐树,请来木匠,做了辆架子车。车厢使用竹板材质,比别的人家用纯木料做的轻巧许多,娘很喜欢。

有了这辆属于娘的专车,自然可以省下许多力气来。以后的日子里,娘用它拉土送粪、转运麦子玉米、磨面劳动,在家乡细碎的生活中,架子车和春耕夏收秋种、婚丧嫁娶以及日常生活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,它像一件宝贝,被娘疼爱着。日头暴晒娘会推车到树荫下,下雨天娘早早将车子立在屋檐,避免雨淋水泡。

娘下地时,拉上架子车,童年的我就在车棚里坐躺,感觉很是享受。娘在田里干活,我在架子车旁玩耍,放吃的蒸馍、喝的水瓶的篮子,娘在车架上挂着,随时可以享用。累了,我就躺在车棚里呼呼大睡。

架子车也带给我欢乐。麦子黄了,家家户户用碌碡光场,平整光洁,连成一片,我与